

门前的红古绿：“零距离研学”的青冈实践

王晓光¹ 田大伟¹

(1.青冈县民主小学校, 黑龙江 绥化 151600)

[摘要] 县域小学开展研学旅行面临经费、交通、课程三重困难。青冈县民主小学校毗邻马玉祥纪念馆和猛犸象博物馆, 步行均在五分钟以内。本文利用这一地理优势, 提出“零距离研学”模式, 建构“红古绿”三色课程体系, 探索课间微研学等四种常态化实施路径。实践表明, “零距离研学”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学生研学参与率, 促进留守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。这一模式响应了黑龙江省“五色研学”中红色基因传承和绿色生态文明教育的部署要求, 为同类县域学校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样例。

[关键词] 零距离研学; 红古绿课程; 县域小学; 馆校合作; 家乡认同

The Red, Ancient and Green at the Doorstep: Qinggang Practice of "Zero-Distance Study Tour"

Xiaoguang Wang¹, Dawei Tian¹

¹Qinggang Minzhu Primary School, Suihua, China

Abstract: County-level primary schools face three major difficulties in carrying out study tours: funding, transportation, and curriculum. Qinggang Minzhu Primary School is adjacent to the Ma Yuxiang Memorial Hall and the Mammoth Museum, both within a five-minute walk. Leveraging this geographical advantage, this paper proposes a "Zero-Distance Study Tour" model, constructs a "Red-Ancient-Green" three-color curriculum system, and explores four normalized implementation paths such as inter-class micro-study tours.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the "Zero-Distance Study Tour" model can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participation rate of rural students in study tours and promote the soci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of left-behind children. This model responds to the deployment requirements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's "Five-Color Study Tour" initiative, specifically the inheritance of red genes and gre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,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similar county-level schools.

Keywords: zero-distance study tour; Red-Ancient-Green curriculum; county-level primary school; museum-school cooperation; hometown identity

一、问题提出

近年来, “研学旅行”已被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。但在县域小学, 这项工作的推进面临现实困难。多数小学遇到三道坎。

第一道是经费。一个学生出去一天, 车费、餐费、保险费加起来一百多元, 一个班四五十人就是四五千元。学校公用经费紧张, 家长也不愿意额外掏钱, 最后只好放弃。据黑龙江省教育厅2023年的一项内部调研数据显示, 省内县域小学中能够每学期组织1次以上研学旅行的学校占比不足30%, 而城市学校这一比例超过80%^[1]。(注: 该调研报告未公开发布, 数据由作者根据调研原始材料整理)

作者简介: 王晓光(1976—), 男, 高级教师, 研究方向为县域学校的治理与变革、师生思政教育、心理教育;

田大伟(1992—), 男, 初级教师, 研究方向为学生德育教育、美术教育。

第二道是交通。县域学校周边缺少可供研学的场馆，最近的红色教育基地也在几十公里外。租用大巴需要层层审批，还要配备随车安全员、购买临时保险，组织一趟前后折腾两三周。安全责任压力大，校长签字时心里没底。有学者在个案调查中发现，一些小学的研学旅行课程实施中存在“课程目标模糊、内容拼凑、评价缺失”等问题，课程化程度远远不够^[2]。

第三道是课程。即便勉强组织出去，多数也是“上车睡觉、下车拍照”，回来写一篇作文了事。缺乏课程化设计，没有前后衔接，学生对参访地点留不下什么印象。研学旅行变成了春游，实践育人变成了走过场。

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—2035年）》要求拓展实践育人空间。黑龙江省也在大力推动“五色研学”——红色基因传承、绿色生态文明、蓝色科技创新、金色现代农业、银色冰雪文化。但县域学校连门都出不去，这些要求怎么落实？

青冈县民主小学校有一个别人没有的条件——出校门往南步行三分钟是猛犸象博物馆，出猛犸象博物馆再往南步行三分钟（从校门往南步行约五分钟）就是马玉祥纪念馆。两馆就在学校的“门前”，日常教学抬眼可见、抬腿就到。

作为参训的“金种子”校长，笔者深感研学领导力的核心不是组织大型外出活动，而是发现和转化身边的资源。摆脱县域研学困境的关键不在于等上级拨经费等社会捐资源，而在于盘活身边的存量资源。校长的课程领导力，首先体现在能不能发现这些“门前的宝藏”。问题是：怎样把地理上的“近”，转化为教育上的“深”？怎样让这两个门前的场馆，真正成为日常教学的延伸？这正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。

二、理论架构

“零距离研学”的提出和实践，主要依托三个理论资源。

第一，具身认知理论。这一理论认为，认知不是大脑的独立运算，而是根植于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之中。学生在教室听老师讲英雄故事，与走进马玉祥纪念馆、站在英雄遗物展柜前亲眼观察，两种学习效果不可同日而语。学者王卓等在分析具身认知理论视域下的研学旅行课程建设时指出，研学旅行是身体、环境与认知三维合一的教育活动，提高研学质量的核心是课程建设^[3]。“零距离研学”的核心优势在于高频次、低门槛的身体在场，学生可以反复进入场馆，用手摸、用眼看、用身体感受^[4]。

第二，馆校协同理论。学校和博物馆各自孤立地开展教育，效果有限。有学者系统梳理了馆校合作的三种常见模式：学校主导型、博物馆主导型和课程共建型^[5]。本模式采取了第三种路径——学校和两馆共同开发课程，教师与讲解员协同实施。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：学校懂学生，场馆懂资源，双方结合才能产生好的课程。

第三，县域研学理论。县城学校开展研学不能照搬大城市学校的做法。有学者指出，研学旅行在县域中小学“现状不容乐观”，存在认识不到位、缺乏系统规划等实际困难^[6]。县域学校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研学路径。“零距离研学”正是扎根乡土、就地取材的解决方案，让县城孩子在家门口也能接受高质量的实践教育。

这三个理论支柱，使“零距离研学”超越了“就近参观”的浅层理解，成为一种有学理依据的育人方式。

三、资源分析

“零距离研学”的可行性，建立在两馆可转化的教育资源之上。

（一）马玉祥纪念馆

马玉祥是青冈县人，抗美援朝战场上的“最可爱的人”，巍巍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中提到的英雄就是他。馆内有三个核心展项：两件衣物（一件是工作穿着，一件是海军雨衣）、一叠他写给家人的书信、一个复原的坑道战斗场景。我们还开发了“当一天通讯兵”“给英雄回信”等体验活动。

英雄不是课本里遥远的人，他是青冈人，是学生邻居家的爷爷辈。这种“就在身边”的感觉，比任何说教都管用。^[7]

（二）猛犸象博物馆

青冈县出土了大量第四纪猛犸象一披毛犀动物群化石，被誉为“冰河世纪的骨库”。馆内陈列一具完整的猛犸象骨架，高近四米，还有可供学生触摸的真骨化石。触觉体验能建立强烈的真实感——学生摸到粗糙的骨骼表面，“几万年真有一头大象活着”的感觉就产生了。科学课可借助骨架讲解生物演化，美术课可绘制复原图，语文课可进行“猛犸象日记”的想象写作。

这个场馆的价值在于：它将抽象的地质年代、生物演化概念变得具体可感，学生不需要死记硬背，通过观察和触摸就能获得深刻印象。

（三）学校门前及周边

学校操场边植有杨树、松树、糖槭树、果树等多种多年生树木，还有一处用于师生种植实践的“师生综合实践园”，种着蔬菜和花卉。这些日常空间与两馆形成互补：在猛犸象博物馆讨论物种灭绝，回学校观察现存生物，自然引出生态保护的议题。一课串两馆，不增加额外组织成本。实践园还可以开展劳动教育，学生种菜、浇水、收获，与猛犸象博物馆的“生存”主题形成呼应。博物馆学习理论指出，观众在自由选择环境中的学习效果最佳，这为本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持^[8]。

四、课程体系

学者刘丽娟等提出，研学旅行课程应从“活动的堆叠”走向“能力发展序列”^[9]。参照这一思路，我们建构了“红古绿”三色课程群。

（一）红色课程

①《英雄的门前邻居》，2课时。学生领取闯关卡：寻找马玉祥的两件衣物并记录衣物名称、抄写一封最感动的家信、在坑道场景中模仿通信兵动作。低年级侧重寻找和绘画，高年级需要口头讲述。这个课程的关键在于“闯关”设计——学生不是在被动听讲，而是在主动完成任务，每完成一关就有成就感。

②《小小讲解员》，学期课程。从三四五年级选拔学生，跟随馆内讲解员培训两周，背诵100—200字的讲解词，之后每周末排班为参观游客提供讲解服务。这个课程不仅训练表达能力，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从“学习者”变成“传播者”，从被动接受知识到主动输出价值。

（二）古色课程

①《猛犸象复活记》，2课时。观察骨架结构、拼贴化石卡片、绘制“猛犸象复活”想象画。由美术教师 and 科学教师协同授课。一名女生画了猛犸象背上坐着全班同学的画面，配文说“带我们去上学”。画完之后她举着画给同桌看，同桌说“我也想坐上去”。老师把这幅画推荐给了博物馆，后来真的被收藏展示了。那天她回到班里，同学们都给她鼓掌。从那以后，她上美术课更积极了。

②《冰河时代的生存法则》，半天。前半段在博物馆观看地层剖面、了解气候演变，后半段回到学校分组讨论“冰河时代再次来临，人类如何生存”，以小组为单位绘制生存计划表。这个课程需要小组合作完成，学生在讨论中学习倾听、表达和妥协。

（三）绿色课程

《门前的四季物候》，每月1次，每次1课时。春季记录树木新叶数量，夏季测量实践园蔬菜生长情况，秋季收集落叶制作标本，冬季观察鸟窝留存情况。与猛犸象博物馆课程衔接——博物馆讨论“灭绝”，学校观察“存活”，帮助学生理解生态保护的意义。这个课程最简单，但学生最喜欢。因为不需要考试，就是真实的观察和记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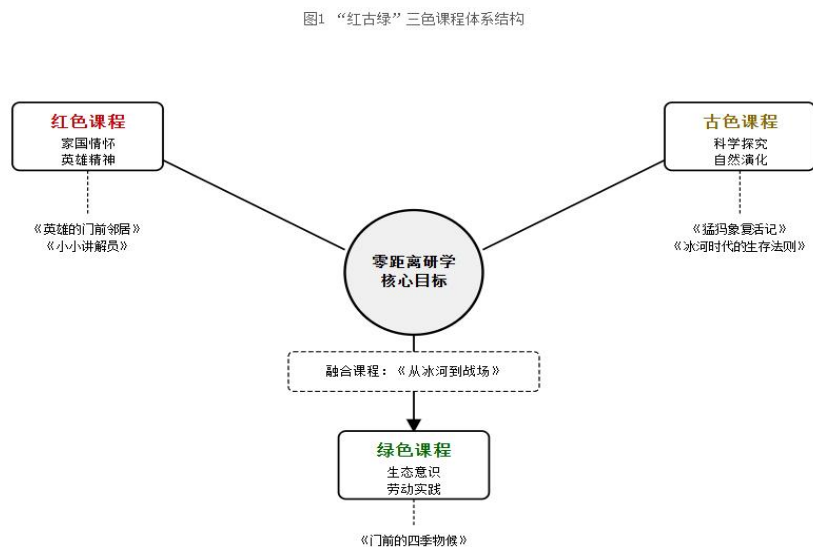
（四）融合课程

《从冰河到战场》，全天。上午在猛犸象博物馆讨论生存意义上的勇气，下午在马玉祥纪念馆讨论战斗意义上的勇气，返回学校后召开班会讨论“勇气是否分时代”。每学期实施1次。这个课程将两个场馆串联起来，让学生在对比中理解“勇气”的不同含义，是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典型示例。

（五）课程设计的理论逻辑

上述课程从设计到实施，贯穿着“具身认知”的理论主线。红色课程通过身体动作（闯关、模仿）实现价值观的“身体内化”；古色课程通过感官参与（触摸化石、观察骨架）建立科学概念的“身体理解”；绿色课程通过持续的行为实践（记录、照料）形成生态意识的“身体记忆”。三类课程分别对应理论循环中的“具体体验—反思观察—主动应用”三个环节，形成了从感知到内化的完整链条。

图1 “红古绿”三色课程体系结构



五、实施路径

为实现“常态化”而非“一次性”的研学，我们探索了四种实施方式。

（一）课间微研学

时长 20—25 分钟。利用上午第二节课后的大课间或午休前时段，轮流带一个小组进入场馆。猛犸象博物馆上午 9 点开馆，可将活动安排在上午第三节课后或中午。不求内容多，只求“每次看一点”。一个学期下来，每名 学生进入场馆 15 次以上。关键是提前与场馆预约，错峰使用。

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“低门槛”。不需要专门调课，不需要家长签字，不需要额外安全审批。教师觉得不麻烦，学生也觉得轻松，自然就能坚持下去。

（二）午间主题日

时长 1 小时。每周三中午，两馆各开设一个工作坊：猛犸象馆进行化石拓印，马玉祥馆开展英雄故事绘画。学生自愿报名，每次限 15 人。学生中午放学后自愿参与，由值周教师统一带队前往场馆。活动结束后由家长接回。场馆讲解员主持活动，学校安排教师全程陪同。

这种方式以兴趣为导向，不强制全员参加。一名有语言障碍的女生连续参加了四次“英雄故事绘画”工作坊，从最初的不敢动笔，到后来能画出完整的画面并用手势向同伴解释画面内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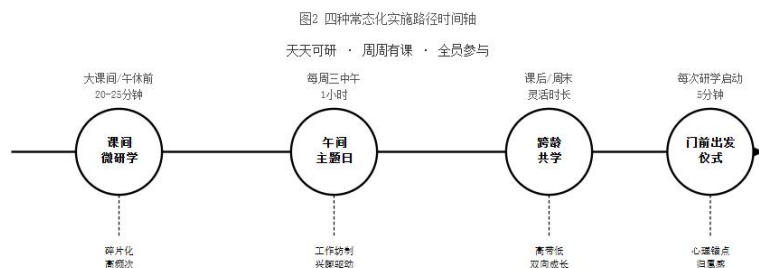
（三）跨龄共学

高年级学生担任“小师傅”，带领低年级学生进馆学习。例如五年级学生为二年级学生讲解猛犸象骨架，讲解前自己必须先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。语言表达能力较弱的学生在这个环节压力最小——不需要面对大人，只需要向弟弟妹妹说一两句话。一名平时不怎么开口的三年级女生，在给一年级小朋友指认“这是象牙”时，声音虽 小但很认真。这种方式同时促进了高年级和低年级学生的发展。

（四）“门前出发”仪式

每次研学前，全班在学校门前集合，喊一句“门前出发，学在身边”后再出发。这个简单仪式帮助学生建立起“这两个馆就是我们学校的”的归属感。一名学生在作文中写道：“从校门口走出去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两个馆 就是我们学校的。”仪式感虽简单，但学生在重复中形成了稳定的心理预期和行为习惯。

图2 四种常态化实施路径



六、保障机制

(一) 校馆联席

学校和两馆每两个月召开一次碰头会。馆方提出需求（如周末缺少讲解志愿者），学校提出需求（如安排学生上学期间实地参与馆内化石清修工作），双方对接后形成口头约定，先行实施。没有正式协议，但合作关系在一次次实际协作中逐步稳固。

(二) 联合教研

每学期开展两次联合教研活动，学校教师与场馆讲解员共同研究课程开发。教师指导讲解员如何与小学生沟通，讲解员帮助教师了解展品背后的故事。互相学习比各自孤立地做效果更好。例如，讲解员告诉教师“猛犸象骨架组装时有一个有趣的故事”，教师把这个故事设计成了课程导入环节，效果很好。

(三) 安全保障

学校到两馆的路线步行约五分钟，全程安全。安排家长志愿者轮值（家长自愿参加），协助维持秩序。保险使用学校统一购买的校方责任险，覆盖校内及校外活动，未增加额外支出。安全是研学的底线，“零距离”的优势恰恰在于安全风险可控。

(四) 经费来源

两馆均为公益事业单位，对学校团队免费开放，讲解员提供免费服务。学校主要开支为打印任务单和购买手工材料，一学期不足五百元，由学校公用经费支出。这使得“零距离研学”具有极强的可持续性。

(五) 师资跟岗培训

定期安排教师进馆跟岗学习，每次选派 2-3 名教师，用半天时间跟随馆内优秀讲解员学习展品背后的故事和讲解技巧，回校后结合自己的学科知识转化为课程内容。截至 2025 年底，全校已有一半以上的教师参加过跟岗培训，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有了明显提升。

七、成效与反思

本模式实施一年多，未进行严格的量化测评，但教师在日常观察中看到了变化。

(一) 参与频次的变化

实施门前研学之前，全校每年组织 1 次外出研学，生均年研学次数为 1.2 次（因经费和交通限制，部分学生无法参加）。实施门前研学后，通过课间微研学、午间主题日、跨龄共学三种方式，每名学生平均每周进馆至少 0.5 次，折算生均年研学次数约 20 次。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“零交通成本”和“低组织门槛”——不需要租车、不需要审批、不需要额外保险，各班教师即可自行组织。

(二) 行为表现的变化

马玉祥纪念馆讲解员反馈，有两三名学生第一次进馆时躲在队伍最后，问话不答。参加了三次活动后，愿意伸手触摸化石，愿意在小组中指认图片。没有特别的方法，就是去多了、看惯了、不害怕了。这说明“高频次”本身就有教育价值——熟悉带来安全感，安全感带来参与意愿。

(三) 典型案例

一名父母都在山东打工的留守男孩，平时上课不怎么发言。参加“小小讲解员”培训时，被分配到讲述马玉祥童年的任务。他练习得很认真，自己说“马玉祥小时候也穷，后来当了英雄”。正式讲解那天，他面对十几名游客完整说出了两百字的讲解词。走下台后，班主任看到他眼眶红了。这个案例说明，当学生找到了自己与英雄之间的连接点（“都穷过”），爱国主义教育就进入了他们的内心。

留守儿童的变化尤其值得关注。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个当上讲解员的男孩，还有好几个类似的变化。比如四年级的小轩，父母常年在外，他跟奶奶住，平时不爱说话，作业也经常不交。参加了几次“猛犸象复活记”课程后，他开始对化石感兴趣，自己从网上找资料，还主动跟同学讲猛犸象的故事。班主任说，他这学期的课堂举手次数比过去一年都多。研学给了这些孩子一个安全的表达出口——不用考试，不用怕说错，只要愿意开口，就有人听。

(四) 对家乡认同的激发

除了具体的行为变化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是学生对家乡的情感态度转变。过去，有些学生觉得青冈“小”“偏”“没什么可骄傲的”。通过反复走进家乡的场馆、了解家乡的英雄和远古历史，他们开始发现：“原来我们青冈出过‘最可爱的人’”“原来青冈的猛犸象化石全国有名”。一名学生在作文中写道：“以前别人问我老家是哪的，我小声说青冈。现在我会大声说，青冈有马玉祥，有猛犸象。”实践研学激发了学生对家乡文化内涵的认同与自豪，这种“热爱家乡”的情感是研学更深层的育人价值。

(五) 存在的问题

一是教师工作负担重，课程开发只能靠两三个人业余时间做，尚未形成体系。二是高年级学生对同一场馆容易产生审美疲劳，去了五六次后兴趣下降。三是评价方式比较粗糙，目前只看“去了没有”“讲了没有”，对学生“学到了什么”缺乏把握。

针对这些问题，下一步的改进方向是：将课程开发纳入教研组常规工作，开发更多变式活动维持学生兴趣，尝试用“作品档案袋”替代简单的打卡记录。

八、结语

青冈县民主小学校没有特殊的资源条件，只是恰好“门前有两个馆”。但每个县都有烈士陵园、博物馆、文化馆，很多就在学校旁边。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场馆，而在于有没有想到把它们变成课堂。“零距离研学”不追求高大上，只追求“经常去”。学生一年去一次与一周去一次，获得的体验和成长是完全不同的。

本模式的探索经验表明，县域学校开展研学实践教育，校长的资源整合能力和课程领导力是关键。只要校长愿意迈出第一步，身边的场馆、社区的能人、家长的热心，都可以成为研学的支撑力量。本模式是校长研学领导力的一个微缩实践：用最少的资源、最小的成本，实现最大范围的学生受益。这一模式积极响应了黑龙江省“五色研学”中红色基因传承和绿色生态文明教育的部署要求。希望这个“门前”的做法，能给其他县域学校一点启发：研学不一定非要坐火车去远方，家门口的资源用好，同样能做出大文章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黑龙江省教育厅. 黑龙江省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工作调研报告[R]. 哈尔滨: 黑龙江省教育厅, 2023.
- [2] 丁怡君. 小学研学旅行课程实施样态的个案调查——以南京市 F 校为例[J]. 全国优秀作文选（教师教育）, 2024(1).
- [3] 王卓, 等. 具身认知理论视域下研学旅行课程建设探析[J]. 教育理论与实践, 2024(15).
- [4] Kolb D A. *Experiential Learning: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*[M]. Englewood Cliffs: Prentice-Hall, 1984.
- [5] 杨静. 博物馆馆校合作研学活动模式及实践[J]. 新西部, 2023(10).
- [6] 张玉改. 乡村中小学研学旅行的发展策略[J]. 河南教育（基教版）, 2024(Z1).
- [7] 董力维, 等. 渗透红色教育的地理研学课程设计——以昆崙山为例[J]. 地理教育, 2023(S2).
- [8] Falk J H, Dierking L D. *Learning from Museums: Visitor Experiences and the Making of Meaning*[M]. Walnut Creek: AltaMira Press, 2000.
- [9] 刘丽娟, 等. 基于研究性学习的研学旅行课程设计与实施——以小学高段“读行徽州”研学旅行课程为例[J]. 中国教师, 2024(1).